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趙郡李之儀此叔

手簡

與吳禹功主簿

昨日專人歸上記當晚几下氣候益暄幾有暑天意象
為况當復何似稍開塞疏堦以遣經寒蔚滯之倦遂迎
三伏以故不無應接之勞小間便圖近次

又

近作書偶失投徹之便初意已沉浮矣比審已歸則鄙
懷當幸塵浼方闖其然以冀申叙遽被專委清文兼盡
固已不勝佩荷而屬辭雅麗揮染勁秀又得之矜式為



多感向拳、特未知所借况也春寒不解適、恭惟尊
履佳勝蹄涔之迫乃能暫寓而略無纖芥可指以議者
九萬里而圖南渠不信于今日哉竊寄下風庶幾一息
可附也如何

又

江上解后謂得從容少慰欣慕遽聞還轅悵然不知其
况豈牢落盛寒中勢不容少遷延耶尋欲作書屬風便
徑歸以故未果改歲伏惟動履清勝雨雪相仍春物頗
遭抑勒一晴則不可過矣美才盛年自是當日有佳趣
老人但賤得眼爾可笑亦可嘆也系詠勝伍倍深依仰

又

晚得從王趾之末超軼絕塵每自嘆其不可及而曲記
愛忘不以莫齒為不類為有間方且抑揚甄剗竊幸其
先後不謂行色在望一念所乘但深悵仰改歲已復初
暑日來恭惟動止佳勝引詠治下同在江上然順風揚
艫杳未有此便臨筆不知其况也

又

別後即舉墓事用去歲一力酌對臘盡方少休間承感
屈弦歌之樂雖常格所拘是亦一隅解后之福爾三月
末從家當塗旋茸蝸陋數日未絕息肩以故言問稍滯
固知牽制不獲已要亦在所矜照專介墜問查、挽之
不能斷冰霜不移信乎相悅于我滋茂也感激愧佩無

物以喻人品瑰爽似非鄙拙得以形容要將較節衆人
之後以承峻擢愈遠千萬加愛

又

前書曲蒙寄示諸文紉繹妙悟盛哉文章久不到此
復熟不已幾至成頌于合只在几案間意有不能遣則
藉以當珍劑別後佳製必已堆積雖入秦府庫眩奪不
自持其如皆絕世之產也安得一篇就得擊節于其側
耶日來竭涸不異胥井辱寄縑紉猶未有以塞自少須
從容因以請教然極有愧于瑰意也

又

竊究盛文遂得周覽治下景物之勝追逐吟嘆寔出幸

遇而羽翰不傳咫尺千里春已去憑陵節物想多翰墨
之傳繼此日有未便之望亦當因之或自鞫策也

與友人往還

希韓昨日承見訪經宿尊候安勝不及別啟會次幸展
轉異時可以聯步相遇并得奉教督實為慰願狂斐得
之一時偶氣類所鍾因竊藉之以為請教之地而賤家
鷄貴野雉遂有所取于晚際紉繹高妙栗然汗下庶侵
尋末軌以投自効其諸更冀委曲掩覆無至咄々于太
甚也千萬見察

又

欽向有自来每以相遠不得接武披承為眷々于是特

辱存顧遂獲瞻拂色夷而親可畏而親者其志是乎別
後資養之茂重歎以為不可及也累日大熱又客至不
已脩謝後時皇恐早來伏惟起居佳勝無緣趨謁想蒙
加照繼此尚得一再見否未敢必冀傾跂無喻

又

春暉前日誤寫為迎春惡詩或未用可貶付修完以祿
題意或參差亦不妨將錯就錯也一笑向須長春軒詩
必是因花得名轉錄奉呈日來勾屈俱達藻思低昂正
當相與形容或已得錄無惜開警延企延企

又

昨日承書累幅詳縟未暇披繹而家間失望何止交徧

見責不離于坐再遣來人亦于少室公處約累想已塵
泥晚來起居住勝青詞謾輒注思元不知黃錄儀物所
置與夫事之本末始如常醮叙致而已大匠不吝斧斤
而隳枯之良工之側多曲木因有論次得所模範乃未
學之幸也遂即紬繹謹錄呈左右以勤斲削如前干猥
瑣正在滾沸中早得一出如中流失舩一壺千金也

又

天氣昏重老倦從而浸劇願見甚至而不能勉強良眷
眷也晚來不審為况何似諸帖輒跋其後數口不暇及
遂爾淹回想未見訝德素名書也不可不使之出一隻
眼丁希韓行筆有定力殆進而不已者可示之因問老

人之語頗適理否餘俟面承

又

秋物登衍追隨正為勝日罪垢不擬汙人遂爾屏處眷
言游舊可勝跋仰不勝履况復何似詩不欲違厚命旨
一笑足矣不必參次成篇也尚冀邂逅瞻近少浣勤懇

又

晚來起居何似數次勉強起枕輒如在磨上遂候見遂
不果跋詠勝致但深繾綣前篇和納并元發明叔所賦
得之皆盛作也老者不度德不量力但有附驥尾之幸

爾乱道来日錄上

又

濕熱不解早來起居住勝昨日幸獲款晤超然勝致警
息多矣方圖上問辱手示銘佩增甚見委歎悉惡札豈
足為用特不敢不遵稟爾溪堂佳詞鋪寫精詣兼吐々
于一時景物無毫髮不盡不独宛轉高妙攀跋莫及復
喚索所遺亦不容措手勉投匠手以丐斥削甚媿狂率
少間元發家能俯同否

又

老倦素不工詩又久不作特與衲子輩代口鼓為戲爾
不謂流傳仰玷匠者更煩注思俯同借寵粃疎皇忘無
地陋闔頓有此獲真一時盛遇也詩固難工得來尤以
為屠龙而不復振起欽承高遠非止區々蒙袂他佇面

盡

又

早來起居佳勝昨日過辱相求遂獲從容勒懇可勝愧
佩昨日睥睨曾不得一出氣竟至汗賣珍藏皇恐不已
細思誤用字處湏着改正如蚪作科隸作穎之類輒望
從旁注出庶几掩惡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
堂以氣吞之爾勝人之語尚爾脫錯區々如哀憊何一
二日再上一面無限勝事而彥國不起令人氣短

又

昨日承寵顧偶未食不果款留清悟良眷也經昔体
况復何似佳句憑陵殆不容出手特不敢坐享連城之

瑞尔雖不工重以氣類尤覺牽強值飯數僧未獲叅候
起居悚仄然勿廣為禱一則掩惡二則不欲知為尚敢
作文字也

又

久不獲展近瞻仰無喻初暄伏惟起居佳勝蒙手示爛
然滿紙讀之汗下但欽嘆畏仰之不暇盖文章之盛久
不到此矣哀陋雖不足以擊節然管中之窺猶及一班
之幸也其梗槩若有所辯訢者不謂流言一至于是可
怪可怪果辱久要敢望安織不動使三而後起者有愧
于地下不勝願慕之至旦夕奉謁方有容恕草略

又

時日伏惟起居住勝竹軒薄有意味或乘閑以此焚香
試一種新茶遂得少接勝晤適所欣幸

又

欽尉鄉評嘗謂早時疎略似有以主之末路周旋豈無
深念故求田問舍所占于此為多亦有以見亮也更數
日當暫歸冬初復來獲遂登門上謁次地接闌闌而深
閑自居每想見涇渭內分而光塵無間非有本者豈能
如是欽仰何已

又

少日不展奉伏惟起居住勝梅花將盛嘗 景修或能
展轉雅舊一來同尋蘭準餘味會上元齟齬而花亦未

全拆方佇朝夕申致乃承暫入試闈不知何日定可出
為欲與花相期遷就高明臨賦也率易咨稟

又

改月伏惟君子休有多祉昨日灼艾中書賜教并示近
製雄文呻吟方窘遂得超然別在境界信矣文章與造
化爭功也前人已有两篇記曾過眼似不能藩離是等
格律尤為難工非屈原宋玉未易與風雅爭衡漢儒頗
盡心于此要之止是一時所尚晉魏已後則無足論也
李白數篇奔注汪洋自成一家不若退之子厚僅埒西
漢近時歐陽文忠公秋聲乃規摹李白其實則與劉夢
得杜牧之相先後者東坡自以前後赤壁為得意不知

駢騁前人當在是何步武間擊節高妙因幸垂教

又

承手示恭審晚來起居住佳勝蒙開諭曾門之盛渙然冰
釋自是天聖七年因久廢此舉再下詔申之而先攷定
進卷乃召自此始耳咸平二年是真廟第一次科場陳
堯咨榜也天聖七年下詔次年系王拱宸榜制策所中
何泳是太常博士應賢良方正科富弼是布衣應茂才
異等科弼第一泳第二此間無文字可攷既可疑須改
動人頭處也如何如何不知曾門進卷是何等文字曾
與不曾先攷定乃君更煩見教拙語切不惜斤斧一出
則掩覆不及乃所望于匠手也後日早訪及千萬千萬

又

災枉佳句佳作固所欽仰而愈和愈高至于長短抑揚
罔然景嘆未易彷彿其命意也急遣回介徐當牽課次
第恐未盡真成疲駕之于駮驥也野外雖耳靜亦目前
事随分規處艱生如鹽車之足定斃于服勞之下矣良
有愧于勝游欲到蕪湖踰年迄茲未須契更須相見得
少蹙鞞即附驥尾

又

魚軒必已無恙尊候亦計復常常深道潘不惡李文郁
各寫書不及致平時相見否東表近得少款心到家矣
氣類斗別學莫便乎近其人信矣詩人之美也深道千

斛有甚次第莫似獼猴賺鰐魚否萬一舟行之便自青山到敝庄亦不遠一相見了入城路不甚迂非所敢望也火瓜細者城中無賣者得一百條已上趁時收藏敢奉浼否猥事非所以累交游難得之便只是須來取錢雖微末要須適理尔非疎外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一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趙罷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翟給事公遜

皇恐上啓知府給事台坐不獲瞻望踰二十年德業日新譽望日隆而哀遲流落愈窘愈下勢地曼絕情雖欲通其可得乎間承出膺藩服近在咫尺終不敢輒脩記室之問其如疇昔之念固不捨光明亦妄意氣類之猶在也秋晚浸寒日來恭惟台候起居萬福道我紬繹体用宏博方時豈有居其右者抑揚消長自與造物者宜與而僉允所期天人其速哉日聳降制益邁伊周之蘊

上符聖學永為斯文之助

又

皇恐上啟知府鈐轄給事台坐久欲申候記室予不自果哀晚渝廢詎敢稀光疇昔端恐有玷美玉末路王僭固知得度未遽擯絕故妄意一嘆之及遂辱專委備形懇惻醢鷄覆發未論大全為未始見追說展轉不能自己霜候浸寒茶審台候起居萬福竊承前驅已戒一代人物聳動所遇即幸從邦人後瞻望道次分慰不易得之遇亦意破甑弊帚猶獲一願之寵也

又

款承旦暮既已斷舌妄計便道參近猶幸桑榆之得加

之帥幙鼎盛較舊鎮不遠一兩駟自是竊借光明時得修叙蓋非苟然而然也但慮及席未及暖宣命已在門矣來使促歸甚迫踈愧踈略

又

每到田間邂逅地當舊鎮往來之側時能引睇如望星日初計鋒車或從吳中前日之路又竊覬幸舟行便道于此乃心排進幾不知所堪已而聞淮西擇帥就煩開府則遂有必得親近之幸賜教果如所期豈勝欣跂欽佇侍坐并叙繾綣

又

其欲為宣城之居者累年矣亦嘗得數椽地方議遷徙

不承被命遠近莫不見慶此特他人妄意耳亦未知門
下餘塵尚容擁篲已否久須聲問稍通乃期款悟然後
俯慰依投之幸忽々易成蹭蹬竊謂素所欽挹遂委諸
草莽竟茲猶豫實未嘗斯須忘念也近黃大臨元明出
所予書中獲奉批誨則不腆所昧蓋剪々之名爾歛焉
追訟未知所以借况方圖問道遽聞被召殆似有以司
之終不得仰承旦莫其如一介之私詎應懷之沒齒故
輒低回筆下庶几省察

又

伏蒙寵寄佳醞大府上樽豈寒鄉所應得祇服盛意倍
深榮感不敢別其公書上謝想荷矜矜

又

夫人恭惟尊候萬福貴聚均慶伯壽冗夫及書已赴
官鎮江否英偉之姿宏遠之識欽嘆不已近見和韓子
蒼諸詩并評史六論筆勢縱橫如洪河決九衢老憊憊
然知莫追也今幾孫矣僭易及之

與楊晦叔明叔兄弟

別後累承書所以欽承歲晚固知冰雪不渝初不許慶
侍遽歸前此鄉人無有見告者久之方聞已愧申叙之
緩首蒙晦叔墜教乃審行李在青山有專人在此叩之
云已歸嗣圖上記竊恐未見而以書于禮為簡含糊至
人未始忘也晦叔簡中代承見及固不出于矜意然示

感愧無喻雪寒伏惟侍奉萬福還家當叩門笑不勝愧
輒有所違而致其曲亦投分有來不應小文自楷也
又

位中貴眷萬福郎娘今幾人想皆成立矣別後相遠書
不以時或聞已為蘄黃間居初亦竊疑比承捨舟乃信
所聞之妄里中無復往還如載發見之亦有時十三四
年居此日亦退縮苟安似是老味自應爾也見仲既歸
可以復理故轍不審門庭之迹猶在否

又
去夏徂秋一向窘于異地涉冬寒甚雪至五六尺今猶
未減重裘頗于杜門為宜然春事不無所妨亦不知節

物之來去眷懷參陪之際只着意江梅至數十闕不已
醉笑扶攜幾無虛日今則如一斷夢時矣軸間得之
未始不引嘆直視也日來交游僅有君俞爾元載數步
地累月不一相見元發往高郵未歸其諸藐如路人似
亦不足怪也筆次偶及之

又
脾氣作梗忽々少況且去矣不應阻濶如是但有愧跂
獨處必甚寬涼幽寂頗得趣于白雲甌中否晚來復何
似頃借書數種已多時偶打疊方檢足謹歸言館因循
何罪蒙見察甚幸

又

里鄉邂逅實我雅契見似人而喜固已知所所向而明
爽敏茂動輒與意等則拳拳相與之心宜何如哉方將
歲晚周旋不謂遽尔阻濶戀別躊躇或未見其戚而別
後罔然殆不知其所况也累約明叔圖便作記竟先豈
問以所拊循之厚尤極感愧日來漸成安居計惟無入
而不自得又復寮案多事人則况味日佳當過所期遠
甚何時少話雖索方暑千萬加愛

又

前日不謂郊外少留甚恨不得與餞客之末尤為不足
以暑雨不鮮山漏下寧宛轉數尺地生意從可知已
雖元載元發明叔相見動十許日其諸恙已阻絕老味

益哀可勝繾綣台下涉吳中氣象風物飲食當不與此
同日語美才在事所倚宜應接少暇然亦不廢過從吟
嘯之適已否胡茂恭我輩人也閑居中必蒙顧恤更為
周盡甚幸

又

哀陋淪落寔得欽承于弘攄之初回旋淹久所以惇隆
資藉日甚一日晚節出處岨嶴迹雖如是而拳拳不少
間斷然相從則當無曠日既別則音駟繼修此常情之
所必致其如理有適會事無偏吝故吾党元不在形骸
之內是以論世尚友非崎嶇尺寸之窘可據耦計疇昔
能見委而不腆敝志亦幸粗伸于今日也露來家居

一異老蚕漸圖纏結以投作蠶顧一報緣中共得亦已
多惟溺惑者不謀其正而務進取是役定應究竟之謂
何邪何時促膝握手以快擊節向風倍深依々

又

別後紛紜終冒寬典實出至幸老境得安田畝飽食杜
門不廢圖史之奉更復何求但交游浸疎間欲披寫則
難其地以故平日之懷尤為系吝中間或傳瑞鶴翔集
昭示美政前日三異與夫鳳皇來下乃表見于曠久聖
日所期想已上報將有不次之命矣積累之効因表見
于斯時也欽企々々佇承騰希別圖馳慶次

又

蹄涔苟生僅知所得之况欲強分寸則其勢甚于登天
豈遠心存居常自歎且恨無術以縮地也由記不忘書
問遇委豈真有所符故是念雖數千萬里常如一堂之
上邪佩荷之深不講可諒歲晏凝冰日來侍奉起居萬
福如君尚尔殆不容一毫髮于寘力益勵壯圖行被超
擢

又

頃每得書如奉更僕竊計歲月謂受代已多日始輒疑
其緩乃有傳者云結姻蘄黃間名族遂留家矣方圖審
諦修馳不虞舟御已屆來者亦不乏略不及一其不敏
刈殆不知所控也忽披手示大締謹字推輩見嚴茶焉

何堪祇佩惟愧其惓々所素遽落第二則幾於自據于
爐炭之上矣日來舍館已定否百懷非展晤矣究老懶
久廢裁削具報踈率皇恐滋甚

又

久別且相遠馳情固不忘而書問不能相襲于其中問
亦屢獲枉誨因而得以申叙自非委曲見求豈得交修
相盡款承歲晚何以為控盛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野
舍低徊輒累月缺甃僂姑以寂寞自康尔還家首幸
披展介還聊布其畧

又

浸冷恭惟尊履萬福艱生不能他委殆類一日不作一
日不得食之固無所得其如不得而棄之何自審營
奉極力正是交游任貴之時而獨窘于牽制慙負已不
貲曲蒙招延滋畏深厚二十日正在滾沸之際殆尺寸
不容稍遠恭候引緩以至前一日皆當趨詣臨崩則素
志也想辱深亮

又

少別未及書問適無便故亦不虞還軒人遽以偶乍自
庄上歸日前如蝟毛然解后參承未遑繼脩謁方切頌
之恣披手示欽認增感晦寒恭惟起居佳勝早晚再圖
瞻近介還草率皇恐

與俞秘校

自去冬南去即不與北事相接比歸亦不復可得
不審涉春有以自樂否成書杳不得期程已有序
旬日可西上公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淹回歲
晚不失為楊子雲更期自厚以永終譽新詩寵及
益見作者之高興且汨塵塗徒能諷詠之無窮也
感服自餘頻寄聲問

與彥文侍禁

久別遂此瞻近恍然疇昔頓還舊觀流落異方
警慰茲可涯耶早來再候舟次竊承在禪比就展
復相失快詠尤不能已溫熱晚來伏惟起居佳勝
曛夕具記竦報姑報重意之辱他佇躬致

與主簿秘校

早與君祥遊與承高明為可畏契濶淹久叅近
遂爾不鄙懷常若有所負也于是獲奉餘庇三月
矣尚未果申致少叙疇昔來問遽臨滋愧其晚
寒候恭惟尊休動止萬福美才乃勃窣不耀要
地不得為無罪行有知者徑席顯用豈碌々常
格可限哉未間千萬加愛

又

鄙拙再依餘庇方謂未有叅承之便遽茲邂逅
怵可知于其既別復有作書申叙又蒙先枉翰
墨慙負諄懇益深不逮之貴更書定何時可能
知新正召區々止候事稍就緒敬當公徼治下
紛然滿前裁極草草千萬矜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 二終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趙郡李之儀端叔

手簡

與霍子惠迪

棲遲江上濱三年矣罪垢未洗不敢輒自齒于一時賢士大夫之間眷懷好義三動固無毫髮間斷德譽藹然每恨相從之晚于是遽先翰墨所以推借甚寵而仰求見予之自似是傳聞不能無過亦或奉告老率多溢詞也欽佩盛意但深恐悚歲抄苦寒比日不審燕居體况何似瞻望絕百餘里杳未有款近之期朔風丁勝跋詠入還甚速殊不盡鄙懷尚覬嗣音

又

兒童時道金陵周覽勝致悵然如與古人晤話方時
小半日艤舟之頃而今日不異掌握間八存地靈苟
得從容指顧之餘則可慕可嘆可咲可閔此實同所
寓竊承無復世顧一意文詞翰墨間日與雲煙魚鳥追
逐行先因而自託于紅絲款詠之際想像超軼尤恨羽
翰之不我借也

又

蒙諭作字固好之而終不能彷彿來貺凌轢遂獲紬繹
妙趣真我師法也近日米芾元章可與正元和間人
相上下頗得其講貫否爾後可以時復之馳蓋不待相

見而後深契也表德音書下論庶几見錄于遊從之末
以託欠要愧企愧企

又

眷聚無恙容易上問金陵諸禪老多奇者必常過從相
樂故人李正夫子無咎美爽克肖醫中成德餘無一點
塵埃近得之于一舟行則六觸類以求則勝氣無所
不在何時相與周旋物色以投警遇臨筆眷

又

欽慕高遠咫尺未得奉殷勤披寫相畫畝焉此懷惟付
之有而內訴所乘則未易如是也三月被向四月張
佐出所予別紙遂温前所賜始欲展轉叙既而勢

可以出入函圖一見門下臺之念期必一佳不謂皆
存不可形迹未忘吾罪多矣竊應掃軌眷小從謝絕
專小忽領來貺擢髮不足以書其罪則所謂多者曾何
足以名之耶系詠寬博臨筆語塞

又

凡此諸况德餘書由日身校醫以來病困意味殊惡累
日用醫今早方出應接稍須完養或得一踐素期是乃
疇昔之所欣願也貢書蚤晚如著令一方得人之盛固
不能先高明穎者先出不獨古人之賢力疾具問極滅
袞寒疔不常倍希保齋

又

蒙委諭書墓勝強所不能實愧有玷先烈尋寫下再閱
一不甚滿意因循未能再作便當牽率奉今後時之罪
庶幾寬假

與王君瑞

久聞樂義盡養為鄉里之所欽挹因名自激已有瞻承
晚矣之負于是首辱相肩所待何從致之過聽不遺
但有愧向不圖方有所役勢不得展叙綢繆一繹口貺
歛焉自疚殆不知所容措別來起居復何如非晚登門
款布感遇未間更期以時善衛

又

水不為遠不謂今日纔得識面又復忽遽不能粗申

以懷仰愧屈臨殆不知所容措尚幸不晚登門庶獲詳
畫燕壽勝緣得結高義何慰如之但拙陋不以形容
僅可不虛來命爾皇恐皇恐

又

聞風久矣一水獨瞻見之晚系懷可謂晚來况佳適
承在邸中未果俟謂三上早望訂及家滄容易

又

久不相聞昨日邂逅尊翁方知己叅告辱手示伏審晚
來為况佳勝詩闕遂蒙開發老來易得齒軟欲勉強少
承其咳輒不能謹歸上異時或得擊節緒餘庶幾一嚮
知鼎也出沐可以相見否

與董無求

夏徂秋兢傳行李將歸迎侍朝夕伺問覘得一瞻奉
問被來報乃審勢地崇峻不容自輟以便所私雖選任
為可喜而遂阻面叙可勝系吝盛寒日來起居復何似
履歷如是無異乘長風破万里浪雖欲少却其可得哉
更蘄重愛前對異數系。六。其。壽。倍。深。祝。詠

又

累年江上相從每見未嘗不歎息久之風骨非塵埃中
又而留滯許久果茲進擢其慰浣可應咫尺論耶尊夫
人貴眷既到必遂安居京師乍到不無與意多差處半
六已後方有况頃所備諳不然安得一坐十七八年也

拙陋平之人復其味猶如此况美才朝夕要近恩數之
來將不可過則未易先後形容荷相知之深恨山不
高一兩太平丁君文學行義之士必去相見取望委曲為
應

又

里巷落寞久不修黜口口思道一椿繼至奉手筆禮重
意勤彌佩歲晚尋圖申叙而家私疾病相仍生計漂溺
一力酬對其能收所裕以究願布之懷即纏繞不舍我
勞如何日來樂賤奉親履况何似美譽益陰遂將濶步
要為一時之所歆艷茶馬何堪劇增欽系

又

比會二公備承際遇之盛平日固表其如此屢曾面聞
然自此超特乃其塞漸也神和氣秀表裡一如于自
是二三地位更宜靜以待之近聞修建合宮之地稀濶
盛典主人為妙選想已在延辟續當馳慶次

又

比得佳篇欽嘆不知其想入更超邈資養有來宜
其一出便在人上也別稿有餘無吝開發為詞易久贈
證不獲奉問每過北律見壁間字如獲接亭以故懷思
不少忘也秋高日來起居何似為祿不屑兀獨古人固
以是踔厲自起取功名致高遠奉期非只尺天希加愛
契勤禱

又
比有去此之期日計瞻悟得以自慰專介忽于惠書禮
數之厚感愧無已行筆非復昔日幾自成一家之學矣
切幸周旋以博不逮冗甚恕草

又

久以多事不果通問
異但有欣慕而常情所當先者朝夕是懷竟亦逮撥其
歸行路或在見亮况疇昔之所蒙者即庚伏迄日雍容
美踐居 贈勝初路之翼乃屢振以乘遠舉故九萬里
而圖將所願不可望矣魚鳥問無以自寄其生特于
是時借傳聞以投慶慰向風罔然揮翰未不謹肅

又

伏承 緜被寵數遂膺簡在是有以致之適茲相值尔欽
仰 久以多事尋失修廢悚息都下既久况味不與
外方等盛年正宜奮勉以席享運况共事皆氣類也非
晚果成北去定獲款近大暑未暇周急思企

又

諸君倡和詩猶未得披覽不謂哀朽亦在記 爲欣
幸也或蒙不鄙得盡餘藁豈非至願

與何知縣慶長

良晚流落實門下舊物欽詠超特固知典型以鍾而參
之幸不謂蹉跎以至今日仰佩存錄不獨有憐疇昔

至誠俯格似非一報緣中而能致者每一念及未始
不愕眙自失求其因而不可得必歸于如也少別
共心尊候起居佳勝高才遠器正論自有功歸惟是未
即旦暮親依可量傾遡瞻望欽席倍深繼

又

孤苦孱露強顏世軌一十年遠奉之心窮高素深足
蠶靡消而坐增感歎亦已屢矣不因天假之便寔鍾盛
義自得卜至于就窆殆無一毫髮可憾而周旋委曲多
先鄙意而為之地雖已累加遭遇不可忘之誠然興言
及必肩涕傍徨而不可已仰惟泉下積累之厚其必有
兆于傑敏在其他事固不可易以負荷已大事成就之

如此耶歸語家人無問幼賤莫不手加額上嗟嘆相勞
所則皆謂度越數千百年豈復有斯人此行當刻石
以詔不朽執筆可勝系吝

又

逼歲到家即欲遣人修謝以去此差久一番酬對不容
少自輟荏苒稽緩惠惟一日後日有餘暇府政必
在迂召之次雖邦人重惜其去然勢恐不能行借以留
審如是則迴避之嫌可以遂寢私淑恩眷以是不得而
兼亦異近承大馮德澤所被而遠依小馮陶谷之賜也
不勝朝夕跂頌之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三十三終



